

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分化形态与提振之路

■ 吴仕韬 祁占勇 穆 航

摘 要: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范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可划分为消极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纠结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言语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和行为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四大形态。其中,消极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附着个体对职业教育的轻视、误解和偏见,是一种“不认同”的模式;纠结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是个体基于理性思考对职业教育发展利弊作出权衡后生成的职业教育价值观;言语式职业教育和行为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是附带正向价值取向的职业教育认同观。提振职业教育社会认同,需要通过强化教育政策引导,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强教育舆论引导,完善教育体制建设等措施,扭转消极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塑造起言语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和行为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并存的善局。

关键词: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社会认同理论;认同类型;职普分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国际比较视野下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提升策略研究”(编号:AJA220023)。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25)09-059-10

作者简介:吴仕韬,男,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杭州 310058);祁占勇,男,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西安 710062);穆航,女,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 130024)。

DOI:10.16477/j.cnki.issn16742311.2025.09.008

202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这一顶层设计彰显了国家对于发展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坚定的战略决心。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坚实的社会认同基础。良好的社会认同体现了办好让人民满意职业教育的价值追求,是职业教育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之一。那么,我国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究竟如何?职业教育社会认同是在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目标、性质、内容、社会价值与个体意义以及职业教育生态环境等都极为熟悉和认可的情况下形成的^[1],它是职业教育领域内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围绕职业教育资源分配、发展目标、育人模式等诸多方面展开博

弈,并在相互权衡中达成某种妥协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并不只有职业院校的学生、教师等直接参与职业教育的主体,还包括与职业教育产生间接联系的其他相关个体与组织^[2]。由于不同的利益主体在职业教育体系中所处的角色定位不同,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就会产生不同价值倾向和程度的职业教育社会认同。鉴于此,本研究以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多元利益主体视角为切入点,借助类型学的理论视角和扎根理论的质性方法,深入剖析不同利益主体在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价值取向,旨在廓清当前社会对职业教育的不同认同模式与价值分化,揭示隐藏在不同社会认同背后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从而为提振职业教育社会认同提供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策略建议。

一、研究设计

(一)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本研究框架的构建基于两大核心思路：一是尝试运用类型分类学的理论视角，对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展开系统性分类研究；二是通过引入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依托实际调研访谈获取的一手资料，深入剖析并呈现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具体分类形态。

首先，本研究运用类型学理论来解释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分类现象。类型学 (Typology) 是一种用于对研究对象进行科学分组与系统归类的分析方法，它凭借理论推导与逻辑分析预先完成设定，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具有高度抽象性与概括性的分析工具^[3]。类型学强调，“对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共性的抽象，重新构建概念性种类，并对应寻找实际存在的研究对象，进行实证检验”^[4]。理论上讲，针对任何现象、事物或人群的划分，均可能存在不同的分类依据与归类方法。尤其当涉及人群的划分时，划分标准体现的并非“‘客观’差异的全面集合”^[5]，而是那些对个体而言具有的差异性意义。因为社会中的个体是具有多元化社会角色的，其对于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可以是多元的，也可以是多层次性的^[6]。

其次，本研究借助程序化扎根理论还原民众眼中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具体分化形态。认同类型学理论为我们呈现了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分类的大致视角，但这一理论视角更多停留于宏观层面的分类架构搭建，对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究竟具有何种具体且鲜活的形态，仍缺乏深入细致的刻画。要精准把握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真实样态，就需要通过回到现实的调研访谈来呈现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具体分化形态。程序化扎根理论是在经典扎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它既传承了经典扎根理论强调理论归纳和产生紧密植根于具体实践这一核心要义，但又不排斥对已有研究文献的梳理和运用^[7]。本研究深入职业院校、普通院校、企业工厂，采访了中、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家长和教

师群体；国有企业、各种规模的私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的相关负责人；普通高校的学生及其他社会各界共 24 名受访对象 (表 1)，全面收集社会多元群体关于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原始素材，依托程序化扎根理论的科学编码过程，呈现了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具体分化形态。

表 1 受访者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地区	群体职业	编号	性别	地区	群体职业
J1	女	福建省	中职学生家长	Q4	男	陕西省	大型民企员工
J2	女	福建省	高职学生家长	S1	男	陕西省	普通高中教师
J3	男	陕西省	普通高中学生家长	S2	男	广东省	民办本科教师
J4	女	陕西省	双一流大学在读学生家长	S3	男	陕西省	教育学硕士在读研究生
L1	男	湖南省	中职院校教师	S4	男	福建省	心理学博士在读研究生
L2	女	陕西省	中职院校教师	X1	男	广东省	高职在读学生
L3	女	陕西省	中职院校教师	X2	男	广东省	高职在读学生
L4	男	广东省	高职院校教师	X3	男	陕西省	中职在读学生
L5	女	陕西省	高职院校教师	X4	男	陕西省	中职在读学生
Q1	男	陕西省	外企部门经理	X5	女	陕西省	中职在读学生
Q2	女	福建省	国企招聘专员	X6	女	福建省	普通高中学生
Q3	男	福建省	小型民企厂长	X7	男	广东省	普通本科学生

(二) 资料分析

首先，进行开放式编码。对原始资料进行逐句研读、反复比对及综合归类的基础上，审慎推进概念化与范畴化的编码操作。最终，从繁杂的访谈资料中抽象出 16 个能涵盖核心内容的范畴。鉴于篇幅所限，在此仅以示例形式予以呈现 (表 2)。

表 2 开放式编码结果示例

原始语句示例 (初始概念)	初始范畴
X6: 如果真的是高考没考好, 我宁愿去复读一年, 也不会选择职业院校。(择校行为排斥) X7: 现在在同学聚会上, 我也尽量避免与那些上高职业的同学交谈, 觉得没有共同话题。(社交行为回避)	排斥行为表现
X3: 我的中考分数是高出普高线几分的, 是可以去民办高中的, 那会是很纠结要去普高还是职高, 但是后面还是被父母逼着上了职高。(教育选择矛盾行为) Q4: 我们单位之前是和职校签了合作协议, 会让学校派一些学生来我们这实习, 但是他们(职校生)不好用, 很多东西还得手把手地教, 后面行情不好, 我们也就取消(与职校的合作)了。(校企合作矛盾行为)	行为矛盾表现

原始语句示例(初始概念)	初始范畴
J2:我当年没考上本科,去大专读了财务专业,现在的工作、工资都还不错,其实我就是想告诉他们(职校生),一定要踏踏实实地掌握一门技术,技术过硬的话,会有很多企业招你的。(个人成功案例分享) J1:我们村那会儿几乎都是去读职校,现在有的在工厂当主管,有的自己开店,日子过得也挺好的,读职校没什么丢人的。(他人成果案例引用)	经验分享性言语
I2:因为我带的班是烘焙专业的,所以我会经常把他们做蛋糕的视频发在抖音上去,流量都还不错,当一些评论问到他们就业的情况,我也会很热心的解答,我没有瞎编,他们确实很好就业,他们直接是和好利来签协议的,你看陕西有多少好利来。(公开宣传行动) Q3:我的大儿子不会读书,我就直接让他去读了职校,学的是设计类的专业,现在月薪也有1万多,比很多本科生还高。(个人行动示范).....	价值倡导行为.....

其次,进行主轴性编码。主轴性编码是在开放性编码所生成的初始范畴基础之上,进一步深入探寻并构建范畴间潜在逻辑关系,进而赋予其更高层次抽象意义范畴的过程。基于初始范畴,系统剖析了民众在职业教育社会认同方面的行动策略以及这些策略所产生的结果指向,厘清了初始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形成了概括性更强、抽象层次更高的主范畴。经过严谨的主轴式编码分析,本研究最终将16个初始范畴抽象凝练为4个主范畴(表3)。

表3 主轴性编码

主范畴	副范畴	初始概念
消极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	偏见认知表达	学历歧视言论;能力否定言论;社会形象贬低
	排斥行为表现	择校行为排斥;社交行为回避;招聘排斥行为;合作回避行为
	政策抵触行为	职教政策质疑;职教改革抵触
	负面信息传播	公开负面宣传;私下负面评价;极端个案渲染
纠结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	认知矛盾表达	价值肯定与能力怀疑并存;地位认可与偏见排斥交织
	行为矛盾表现	教育选择矛盾行为;校企合作矛盾行为;教育支持矛盾行为
	情感矛盾体验	同情与轻视交织;期待与失望并存
	群体矛盾互动	表面接纳与内心排斥;尊重能力与质疑水平

主范畴	副范畴	初始概念
言语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	价值宣扬性言语	社会价值宣扬;个人意义宣扬
	经验分享性言语	个人成功案例分享;他人成果案例引用
	政策辩护性言语	政策效果论证;政策频繁引用
	情感动员性言语	正面情感渲染;负面情感反驳
行为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	资源支持行为	物质资源支持;技术资源支持
	教学参与行为	企业导师授课;校企课程共建;实习基地提供
	价值倡导行为	公开宣传行动;个人行动示范
	机会创造行为	就业机会创造;社会公平机会

再次,进行选择式编码。选择性编码旨在以更为系统的方式剖析各个主范畴之间所存在的作用关系。结合社会认同的价值维度^[8],将四个主范畴整合归纳进行第三次编码后形成三个主要维度,即正向的职业教育社会认同、负向的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和过渡阶段的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并最终将核心范畴确定为“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分化形态及其演变机制”(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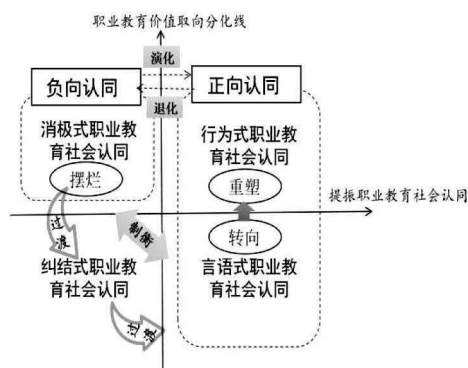


图1 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分化形态及其演变机制

二、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分化形态

基于类型学视角,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并不是一个单一、均质的概念。职业教育社会认同涵盖群体情感认同、自我分类以及群体自尊三个维度^[9]。受到社会文化、经济环境、职业教育现状、个体特质等多因素影响,这三个维度会产生动态的耦合效应(图2),进而分化为消极式认同、纠结

式认同、言语式认同和行为式认同四种类型模式,这四种类型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共同勾勒出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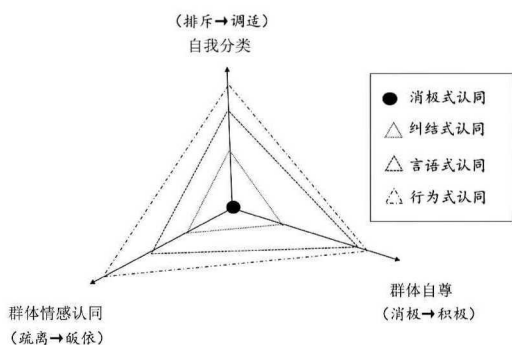


图2 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各分化形态的形成机制

(一) 摆烂: 消极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

“摆烂”一词起源于美国的体育评论领域,特指职业体育联盟在特殊激励机制下的理性选择。如今,“摆烂”已从制度性策略转化为个体行为表征,经常用以描绘个体在遭遇结构性障碍和挫折后,主动选择边缘化自我的状态^[10]。消极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其本质是一种社会群体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摆烂”价值取向,是一种对于职业教育发展的“认同危机”,表现为社会群众以消极的态度对待职业教育的一切事物,既无法在情感上树立职业教育的归属感,也倾向于划清自身与职业教育之间的界限,还在群体自尊上对职业教育抱有强烈的消极价值取向。正如S2所言,“我从来没有主动关注过职业教育的相关信息……现在社会就是将职业教育视为一种次等选择,只有无法进入普通教育体系的学生才会选择职业教育……因为职业教育质量还不是那么好,所以我是绝不会允许我的孩子去上职业教育的。”显然,消极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附着着对职业教育的轻视、误解和偏见,是一种极端化的职业教育社会认同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不认同”的模式。

消极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是职业教育发展由坏转好,并逐步稳定在高质量发展轨道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价值观取向,其根源可追溯至职普教育在资源分配、社会地位、发展机会等诸多层面的利益分化。一是职普教育在资源分配层面的利

益分化,是消极式职业教育认同的初始诱因。教育资源的分配是体现职普类型教育是否“同等重要”的最为明显的外在表征^[11]。在我国,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在资源分配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资源上的悬殊差异,使得大多数民众在内心情感上难以对职业教育产生积极认同倾向,进而在情感层面疏离职业教育。二是职普教育社会地位的差异,是消极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关键成因。传统观念中,普通教育毕业生因学历优势在社会地位认知上占据高位,而职业教育毕业生却常因学历歧视被边缘化。个体基于职业教育属性进行自我分类时,会因这种社会地位落差自觉将职业教育毕业生归为“低地位”群体,对职业教育产生负面自我认知。三是职普教育发展机会的不均衡,是消极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深层动因。普通教育凭借其教育体系的特点,能够为学生开辟广阔的升学渠道,并提供多元化的职业发展路径;相较之下,职业教育的发展通道则显得相对狭窄。职普教育差异化的发展机会,一定程度上也助推了民众对于职业教育群体的消极评价。概括地说,职普教育的组织结构和制度规约界定了职普教育各式的类型角色,也界定了不同群体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期望,而当职业教育的角色定位与现实发展状况遭遇冲突,且在短时间内无法调和之时,消极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也就诞生了。

(二) 过渡: 纠结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

纠结式的职业教育社会认同是消极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向积极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过渡阶段,它既不是完全不认同职业教育,也不是高度认同职业教育,而是基于高度的理性思考后,对于职业教育发展利弊作出权衡后生成的职业教育价值观。从群体情感认同来看,纠结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对于职业教育这一社会组织结构具备一定的归属感,能够在理性教育决策后参与部分职业教育互动;在自我分类上,持有纠结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群体对于职业教育体系内的成员是具备认同感的,但是自我定位上依旧会划清与职业教育的界限,纠结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在自我分类上

更多的是一种基于明显职普界限的职业教育“局外人”同情职业教育“局内人”的一种心理状态;在群体自尊上,纠结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群体既不是完全消极地看待职业教育,也没有对其发展抱有高度积极的态度,而是处于消极与积极价值观之间的钟摆式摇晃。同时,该群体对于职业教育的价值判断还是动态化的发展过程,会随着特定社会事件而发生价值观的偏转。进一步而言,因为职业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进步与糟粕,社会群体对于职业教育认同也会给予理性的辩证而陷入纠结。作为社会群体的个体既可以认同职业的某方面,也可以不认同职业教育的某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说,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在纠结中发生质的转变。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其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与此同时,基于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和对职业教育的理性价值判断,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认同却呈现出一种纠结的状态。正如 Q1 所言,“我对于职业教育未来的发展还是很看好的,但要是我真的让孩子去上职业教育,我是不愿意的,毕竟现在职业教育在体系建设等方面还是存在欠缺的,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还没有好到我愿意把孩子交付给它”。显然,纠结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群体在看待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存在利弊权衡的综合考量,他们以“效益—代价”作为量度准则,持续追求最大化的效益与最优的支出回报比例。一方面,该群体认识到职业教育在促进就业、提升技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对其持有一定的期待和认可;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职业教育仍然面临着低质化评价的困境,这使得这类群体在情感上难以完全接受它。但不可否认,由于纠结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包含了社会以高度理性化的精神,它对于职业教育的发展也起到了制衡作用。

(三) 转向:言语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理论指出,语言在群体认同中扮演着分离与聚合的角色^[12]。即语言能够建构起具

有文化区隔功能的符号体系,使得群体之间通过语言的变异、语码的重新编排等手段,创造出群体与主流社会相区别的“身份语言”,并在身份上实现与主流社会的“区隔”^[13]。詹姆斯·马丁(James Martin)提出了基于语言情感评价的理论体系,揭示了语言评价行为的社会文化属性。他指出一个人的情感类型及强度、态度、价值观念等均会在语义中有所体现^[14]。这也意味着,群众的言语表达附着着强烈的情感特质。通过分析群体间语义所蕴含的情感倾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评估出群体对于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基于此,我们认为言语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是指通过言语表达、交流和传递对职业教育的认同感和价值肯定。

从内涵界定来看,言语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群体同时具备了较高水准的群体情感认同、自我分类和群体自尊,且尤其注重群体自尊的宣扬,他们大多热衷于以言语的方式表达其对于职业教育的积极价值取向。正如 L3 所言,“我个人是非常认同职业教育的,我对职业教育的态度就是极力支持,包括我在日常生活和上课过程中,我更多的是去介绍职业教育好的方面……因为,我觉得作为职业教育的教师,就应该有这种为职业教育发声的使命”。言语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群体往往具备高涨的情绪,能够借助语言这一符号的传递,促使群体成员之间对于职业教育的情感生成与共鸣,进而强化身份认同。

从生成背景来看,言语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兴起,往往源于群体间对职业教育现状的深刻洞察以及对基本教育保障未来善好趋势的共同期许。“现在的职业教育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的,我很支持职业教育,我也经常鼓励我的儿子,让他对职业教育充满信心”。(J1)而从传播意义上看,言语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是群体给予职业教育发展情况进行符号化“主体象征”后建构的一种价值观的宣扬,它既包含了对职业教育好的方面的积极赞颂,也涉及对职业教育负面语义的重新改写,旨在通过语义传播,降低职业教育的批判性价值,削弱群众对于

职业教育的身份抵抗性。“只有我们大家都说职业教育的好话,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偏见才有可能降低。”(S4)可以说,言语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代表着一种积极向上的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凝聚力,具有鲜明的抵抗消极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象征意味。它有力地抵御那些对职业教育持有偏见、误解甚至否定态度的消极声音,维护了职业教育的正面形象和健康发展。同时,言语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彰显了职业教育在社会中的积极地位和重要作用,以及人们对于职业教育所持有的正面评价和期待。

(四) 重塑:行为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

行为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指的是个体在参与职业教育过程中,通过实际行为表现所获得的、与职业教育相关的社会认同。它是言语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深化,不仅有定义为职业教育群体的个体在言语上对职业教育的支持,更体现在该群体在职业教育群体认同的驱动下表现出亲群体的行为活动,如主动让孩子进入职业教育系统,用行动措施制止他人对职业教育的贬低,富有成就感地向他人展示专业技能等。“我觉得比起那些去未流的本科学一些没有多大意义的理论知识,我还是更想送我的孩子去职校学一些专业性很强的知识。”(L4)“最看不得有些亲戚说职业教育的坏话,一般碰到这些情况,我就会叫他们闭嘴,别以为自己的孩子上本科就怎么样,出来就业还不见得比我家孩子好。”(J1)

“职业教育事件评价→情绪与动机→亲职业教育行为”是行为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一个较为稳固的因果链¹⁵。个体对职业教育内部群体的社会认同,通常源于与外部群体的社会比较。在比较过程中,若个体认为职业教育内部群体占据更有利的社会地位,能够有助于提升他们的自我评价和个人价值感时,他们便会不断加深对该群体的社会认同,并表现出强烈的支持职业教育的行为。但需强调的是,职业教育社会认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一旦个体在社会比较中认为职业教育内部群体的社会地位低于外部群体,他们

也可能会感受到社会认同的威胁。鉴于行为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本质上是一种高度认同的状态,当其认同遭遇外部挑战时,群体成员并非马上陷入被动解构的线性反应,而是立即启动复杂的认同防御系统。即,当职业教育的发展面临挑战,导致群体的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群体内部成员的自尊并不会立即陷入消极,相反,他们会采取一系列策略来积极提升和维护其群体自尊水平。正如J2所言,“我现在是非常支持职业教育的,虽然现在看来职业教育确实不如普通教育,但我作为职业院校的老师,我是有教育使命在身上的,我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去维护职业教育的形象”。

进一步而言,拥有强烈情感认同的职业教育内群体,根据原有信息形成了稳定的态度与意见倾向,并在其行为中更加凸显个人的内在感受。他们的社会认同过程,往往是出于满足自身需求或是维护群体自尊而自然形成并持续运作的,尽管他们可能并未明确意识到这一点。“我并没意识到我的行为(向学生正面宣传职业教育)会影响到我学生对于职业教育的看法”(L3)。很多时候,具有行为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群体还会将他们对于职业教育的情感认同转化为一种看似更为理性的价值认同。他们会宣称,自己对职业教育的思考和行动是基于某种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并据此积极发表见解或采取行动。同时,他们会排斥那些与自身不同的观点和价值主张,也正如J3所言,“现在的一些政策导向都是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我对它足够相信。社会上那些贬低职业教育的舆论听听就好,毕竟它完全没有真实反映职业教育的现状。”概言之,行为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是个体在参与职业教育过程中通过实际行为表现所获得的与职业教育紧密相关的社会认同感。它不仅是个体对职业教育价值的深刻理解和内在认同的体现,更是重塑职业教育社会形态和推进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提振之路

提振职业教育社会认同,需要通过政策引导、资源重置、宣传教育、完善教育体制等多种手段,扭转消极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消减纠结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塑造起言语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和行为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并存的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善局。

(一)强化教育政策引导,筑牢职业教育的类型根基

当前,民众之所以对职业教育持有消极的认同态度,根源在于对职业教育类型地位的认知偏差与价值评判的错位。因此,提振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度,首要任务是从重构职业教育类型色彩的本源地位切入,要通过制度创新强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不同类型、同等重要”的法理地位,实现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实质性提升。

第一,要强化类型定位下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自2019年国务院出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来,职业教育就被赋予了“类型教育”的制度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职业教育的“类型色彩”被全民接受^[16]。迄今为止,职业教育“类型色彩”更多的还是停留在制度政策层面,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的认知仍更多地将其视为普通教育的“附属品”或“次优选择”,这也是造成消极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重要原因^[17]。强化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要在政策目标设定上摒弃将职业教育简单对标普通教育的思维定式。因为从现实角度来看,将职业教育在地位层面与普通教育划上绝对等号,这更多只是一种美好的设想。在全球范围内,也鲜少有国家能真正达成这一目标。即便是以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享誉全球的德国,其优秀的学生也依然会优先将普通教育路径作为自己的首要选择^[18]。因此,强化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必须遵循“把职业教育建设成一个具有独立形态的体系”的政策导向与实践理路,要从政策理念和价值取向上摆脱职业教育效仿“普通教育”办学的影子,致力于追求职业教育的内涵建设^[19],以确保其真正走上特色化、专业化、独立化的“类型化”发展道路。

第二,要规划类型定位下职业教育的发展重

心。以问题为导向,是职业教育政策制定的内在规定性。职业教育发展中面临着诸多复杂问题,有些问题是职业教育本身的问题,有些问题是社会问题在职业教育领域的投射^[20],但无论是何种问题,它们都共同构成消极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根源。因此,职业教育政策作为引领职业教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与行动指南,必须具备敏锐的问题洞察力,并确立好不同时间段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的重心。如,当前大力推进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建设成为强化职业教育类型地位的核心着力点与关键战略重心。如何实现职业本科与普通本科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上的差异化协同,如何优化职业本科向中等职业教育系统的纵向贯通机制,是当前破除消极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关键突破口,也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的核心环节。

(二)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缩小职普教育的资源差距

教育资源是教育认同的物质基础。无论是消极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还是纠结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制于职业教育资源供给的数量、质量与配置结构的非均衡性,这意味切实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同,需要以优化职业教育资源配置为核心抓手,构建与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相匹配、与产业需求紧密对接、与社会期待相适应的优质资源支撑体系。

第一,加大职业教育财政投入,保障职业教育经费供给。职业教育作为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实践类课程占比大、设备设施耗材多且更新快的特点,其办学成本一定程度上也高于普通教育。研究表明,职业教育的办学成本约为普通教育的2至3倍,而这一客观现实也对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提出了特殊要求,国家需建立与职业院校办学规律相匹配的财政支持体系。一是各省市要在综合考虑职业院校实训设备迭代周期短、专业课程材料消耗量大等办学特点的基础上,制定职普教育差异化的拨款标准。二是要调整地方教育财政支出格局,将职教经费占比逐步

提升至与办学规模相匹配的水平。如自2020年起,广东省就积极运用财政手段助力技工教育发展。迄今为止,广东省累计为“广东技工”相关项目拨付资金超40亿元,并投入2.3亿元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用以支持技工院校重点项目建设,推动粤东、西、北地区补齐技工教育短板^[21]。三是在经费操作层面,各地区要严格执行职教生均拨款基准定额,确保职教生的人均拨款数不低于普通高中标准。如从2020年起,江苏的中等职业学校生均财政公用经费就已达到当地普通高中的1.5倍,而高水平高等职业院校生均财政拨款基本定额标准也基本提高到与普通本科同等标准^[22]。

第二,优化职业教育资源配置,缩小职业教育地域差距。一方面,要缩小职业教育发展的东西部差异。一是加快建立区域间职业教育对口支援机制,鼓励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开展校际合作,通过师资交流、课程共享、实训基地共建等方式实现资源互补;二是完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职业教育的专项支持力度,重点改善这些地区职业院校的办学条件与教学设施。另一方面,要缩小职业教育资源配置城乡差异。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使得职业教育资源配置在城乡之间也出现了失衡。政府应加大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政策倾斜力度,制定专门针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补偿性政策,在资金安排、资源配置、招生就业等方面,加大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23]。如,浙江省发布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实施意见》指出,“加快发展面向农业农村的职业教育,增强职业学校农业技能技术供给和推广能力,赋能乡村产业发展。推动高水平高职院校定向服务山区海岛县。实施山区海岛县中职特色强校计划,着力建好1~2个特色专业群”^[24]。

(三)加强教育舆论引导,重塑职业教育的社会认知

言语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核心机制在于言语传播。因此,提升民众的职业教育社会认同,要借助符号化的话语建构、情境化的意义生产以及

群体间的互动扩散,形塑起社会公众对职业教育的价值判断与情感倾向,这就要求构建积极、理性的职业教育话语传播体系,需通过加大对职业教育的舆论引导,重塑职业教育的社会认知,进而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生态与文化心理基础。

第一,要重新审视职业教育宣传工作的功能定位。职业教育宣传工作不仅是连接职业教育与社会公众的信息桥梁,更是推动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25]。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对职业教育的宣传形式与推广路径也需进一步创新。一是依托官方网站、主流新闻平台等渠道,系统性地传播职业教育领域的重大成果与典型事迹,以此深化公众对职业教育的理解与认可。二是整合融媒体资源,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通过电视、社交平台、短视频等多元化媒介,开设专题栏目,实现精准化、常态化、规模化的信息投放。如运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兴形式,革新职业教育的传播模式,提升其吸引力与影响力,同时针对不同受众群体,设计差异化的传播内容,回应其对社会公平、就业稳定、技术革新等议题的关注。三是强化法律法规与道德约束,推动职业教育舆论引导的规范化与制度化。职业教育宣传工作尤其要注重媒体传播内容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要构建严密且完善的监管机制,对诸如“过度渲染”“标题党”等扰乱信息传播秩序、损害职业教育形象的不良报道现象予以严格约束与整治,确保职业教育宣传能传递真实、有价值的信息。

第二,积极弘扬技能文化,在全社会树立起崇尚技能地向善新风气。提高职业教育社会认同,要积极传播能够正面促进公众对职业教育认同的文化理念,同时保持高度警觉,识别并防范可能削弱职业教育社会地位的文化因素,更要果断舍弃那些已造成不良影响、阻碍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陈旧文化观念。为此,要深入剖析并坚决破除“学而优则仕”这种与当下时代发展节奏脱节、不再契合社会多元化发展需求的陈旧观念,并通过弘扬

传承工匠传统美德、宣传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成才典型事迹等,引导社会公众重新认识技能学习的价值与意义,形成“行行出状元”“技能成就梦想”的广泛共识,为技能文化的繁荣发展与技能人才的培养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四)完善教育体制机制,打通职业教育的上升渠道

趋职行动是行为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外显化实践表征,也构成了职业教育社会认同最恒久、最具生命力的内核支撑。当然,行为式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发展是以畅通的趋职通道为基础的,这要求相关部门必须完善教育体制建设,打通职业教育的上升渠道,为个体趋职行动提供可持续的支撑环境与发展空间。

第一,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职业教育学历晋升体系。一方面,从纵向贯通来看,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进程中,首要任务是完善职业本科教育体系,突破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局限于专科层次的“断头式”发展瓶颈,从而构建起以九年义务教育为根基、涵盖初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专科及本科层次的独立职业教育体系,使其摆脱对普通教育的依附性。当然,从长远发展视角来看,相关部门也可尝试推进以技能型研究生培养为目标的职业教育专业学位体系建设,为更多人群提供接受高层次职业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从横向融通来看,要建立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类型之间的转换机制,允许学生在一定条件下在职业教育、普通教育和继续教育之间进行转换,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和职业发展需求。这就意味着,要加快推动建立国家资历框架,以确保能够把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等多元教育类型的评价准则,有序整合到统一且规范的分类型体系内,形成具备统一性与可比性的资历标准。

第二,建立健全职教高考制度,保障职业教育的上升渠道。职业教育现行的高考制度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职业教育的工作场所学习的本质属性,整体挪用或借鉴普通教育的考试模式^[26],不适合职业教育以实践导向为核心、强调知行合一与产

教深度融合的独特育人逻辑。完善职教高考的制度保障,关键在于建立健全职教高考改革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职教高考的考核标准、程序和主体职责,确保改革的规范化和可持续性^[27]。要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从国家意志的高度对职教高考改革进行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明确改革的目标、方向和重点任务,为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明确的政策导向。职教高考的考核标准应紧密围绕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两方面展开,要确保考核的标准既体现行业企业的实际需求,又兼顾学生的全面发展;既注重对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考查,又关注学生的职业道德、团队协作精神和创新能力等综合素质的评价。要明确职教高考的报名、考试、评卷、录取等各个环节的具体程序 and 操作规范,加强对考试组织和管理全过程的监督和制约,防止出现违规违纪行为。要界定好各主体在职教高考改革中的职责和权限。如教育部门要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引导行业企业相关部门参与考核标准的制定、考试命题和评价等工作,为改革提供实践支持和资源保障。

参考文献

- [1] 祁占勇. 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本质内涵、价值意蕴与支持体系[J]. 教育展望, 2024(2): 58-66.
- [2] 祁占勇, 王艺霏. 文化传统影响下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形成机制及其逻辑理路[J]. 教育学报, 2025(1): 180-194.
- [3] Smith K B. Typologies, Taxonomies, and the Benefits of Policy Classification.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002(3): 379-395.
- [4] 李健, 宋丽朱, 王鑫. 类型学研究方法: 概念辨析、研究步骤与拓展应用[J]. 中国行政管理, 2024(8): 56-64.
- [5] 弗雷德里克·巴斯. 族群与边界: 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M]. 李丽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6.
- [6] 崔海亮. 纠结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大学生民族心理认同问题探析[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3(3): 37-42.
- [7] 吴肃然, 李名荟. 扎根理论的历史与逻辑[J]. 社会学研究, 2020, 35(2): 75-98+243.
- [8] 胡敏中, 胡思慧. 论认同的价值负载[J]. 伦理学研究, 2023(3): 35-42.
- [9] Ellemers N, Kortekaas P, Ouwerkerk J W. Self-categorisation, commitment to the group and group self-esteem as related but distinct aspects of social identity [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9(2-3): 371-389.

- [10] 刘晓亮,洪志劭. 青年“摆烂文化”的多维透视及其矫治[J]. 思想理论教育,2024(8):105-111.
- [11] 王辉,和震. 平等性补偿:类型教育视角下职业教育的正当诉求[J]. 中国远程教育,2024(10):85-96.
- [12] 迈克尔·豪格,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 社会认同过程[M]. 高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50.
- [13] 吴茜. 符号·媒介·权力:网络流行语的青年身份认同建构[J]. 新疆社会科学,2021(1):133-139.
- [14] Martin J R. Reading positions/positioning readers: Judgment in English [J]. Prospect,1994(2):27-37.
- [15] 王恩界. 基于社会认同视角的互联网传播行为探析[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180-186.
- [16] 郝天聪. 职业教育何以成为类型教育?——基于国家技能形成体制建设的观察[J].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4):63-72.
- [17] 申素平,马钰. 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积极推动《职业教育法》实施[J].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2023(3):22-31+182.
- [18] 徐国庆. 确立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根本需要[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1):1-11.
- [19] 彭宇文,彭学琴. 我国职业教育基本定位政策演进研究[J]. 教育科学,2022(6):76-83.
- [20] 李阳,潘海生. 什么是好的职业教育改革?——基于职业教育政策的分析[J]. 内蒙古社会科学,2024(3):197-204.
- [21] 广东财政近 4 年安排“广东技工”资金超 40 亿元[EB/OL]. (2024-07-22)[2025-06-29]. https://czt.gd.gov.cn/mt-gz/content/post_4459161.html.
- [22] 江苏财政:5 年投入 36 亿元 助推江苏职业教育驶入快车道[EB/OL]. (2021-05-13)[2025-06-29]. https://www.mof.gov.cn/zhengwuxinxi/xinwenlianbo/jiangsucaizhengxinjianbo/202105/t20210513_3701608.htm.
- [23] 梁宁森.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的困境、机遇与优化路径[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0(4):157-162.
- [24] 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实施意见》的通知[EB/OL]. (2024-03-30)[2025-07-01]. https://zjnews.zjol.com.cn/zjnews/202403/t20240330_26746803.shtml.
- [25] 吴仕韬,祁占勇. 综合高中“在地化”实践的运行特征、困境检视与优化路径[J]. 职业技术教育,2024(19):66-72.
- [26] 姜蓓佳. 职教高考服务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逻辑理路与实现路径[J]. 教育学术月刊,2024(6):35-43.
- [27] 陆宇正,王凌超. 党的十八大以来职业教育宣传工作的传播效果评估——基于 2012—2022 年网络舆情数据的实证分析[J]. 教育与职业,2022(20):22-29.

The Differentiated forms and Revitalization paths of social identity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ntity typology

Wu Shitao, Qi Zhanyong & Mu Hang

Abstract: Boosting the social ident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become the core element of leveraging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ntity typology, the social ident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forms: negative vocational education social identity, entangled vocational education social identity, verbal vocational education social identity and behavio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social identity. Among them, the negative social ident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ccompanied by individual contempt, misunderstanding and prejudice towa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which is a model of "disapproval". Tangled vocational education social identity is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value generated after individuals weigh the pros and con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based on a high degree of rational thinking. Verbal vocational education social identity and behavio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re vocational education identity with positive value orientation. To boost the social ident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reverse the negative social ident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create a good situation of the coexistence of social identity of verb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behavio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this end,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guidance of education policies and buil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typ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narrow the resource gap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open up the upward channe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trengthen the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in education and reshape the social cogni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words: social ident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ocial identity theory; type of identity; vocational and general education diversion

责任编辑:文蓉辉